

弥留之际的嘱托

李 动

2021年1月15日周五晚8时许,准备看热播的电视连续剧《跨过鸭绿江》,又不放心老妈,于是打电话问她身体怎样?她声音微弱地说:“不好,想喝水,但爬不起来。”我放下手机,拿起自己的保温杯迅即赶往疗养院。进门扶起老妈,给她喝了一大口水。她缓过劲来,吃力地说:“看来我不行了,我走后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还有,不要忘了给我交党费。”我安慰她说:“老妈,你不会走的,你只是喉咙被感染,先吃些抗菌药,等星期一送你去住院。”

星期一清晨,我与姐姐一起将老妈送到就近医院做了核酸检测,下午2时取了检测报告,立马送老妈到九院,住进病房后,我长长地吁了口气,感叹:“住院犹如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对老妈说:“这下你安心治病吧。”

翌日下午,我与哥来到医院探望老妈,她话特别多,又嘱咐哥哥帮她交党费。回家途中,哥说:“到这个时候了还惦记着交党费,那才是真正的初心。”我颇有感悟:“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他们这辈人的信仰和忠诚。”

大概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比我大10岁的哥哥带我去买长生果(花生),店主问要大包还是小包,我哥哥反问大包和小包的价钱,店主说大包500块(老版人民币即5分),小包300块。哥哥要个小包。店主左手拿起戥盘秤,在柜台上的玻璃瓶里捞了一把长生果一称,然后拿起一张长方形的木色纸张,左手捏住纸张的左下角,把戥盘里的长生果倒入稍稍竖起的纸张上,右手在纸张下方的三分之一处折起和左上方形形成对角,然后变魔术似的这么三折两折,纸张和长生果幻变成了一个漂亮的状如元宝形的三角包。哥哥付了钱把三角包递给我,我颠来倒去地看了很久,从此就认识了这三角包。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或父亲差遣或自己馋嘴,总不免和三角包打交道。父亲差遣大多是买五香豆、花生米作为下酒的配菜,我则大多在校门口的货郎担上买那花花绿绿玉米粒大小的弹子糖或甘草橄榄。这些食品都是用三角包包裹。

后来我家前面的人民河边成了轮船码头,一条条汽船驶向四面八方的乡镇。和我们同住在一个屋檐下的陈家伯伯,他原本是走街串巷收纸锭灰的,难保温饱。自这里有了轮船码头后,小街上变得非常热闹,陈家伯伯看到了商机,他马上转行,在乘客候船室的门边设摊,卖起了香烟、火柴、糕点、瓜子、花生及应时水果,生意确实不错。但包装瓜子之类的三角包却将他难倒了。乘

第二天晚8时,《跨过鸭绿江》刚开始,突然接到姐姐电话,她哭喊道:“不好了,妈妈大出血!”我嗖地站起来冲出门外,赶到医院大门时,接到抢救医生赵医生的电话,他说:“老人已经不行了,我们正在全力抢救。”

坐在重症监护室里,想起母亲艰难坎坷的一生,禁不住泪如泉涌。外公是山东长清县鲁西南八路军扩军办主任,1940年夏夜悄悄回家办急事,因奸奸出卖,不幸被日本鬼子抓获,鬼子将外公吊起来鞭刑,他坚决不吐露部队驻地,当夜被鬼子枪杀。29岁的外婆得知噩耗后,顾不及悲伤,蹒跚地迈着小脚,抱着一岁大的姨妈,携8岁的舅舅和7岁的妈妈逃亡他乡,沿路乞讨。

一年多后闻听家乡的鬼子撤走了,外婆才回到故里。外婆送舅舅和妈妈进了八路军子弟学校读书。1945年春,外婆又送13岁的舅舅参加了八路军。母亲读书毕业后,当了小学教员,并入了党;1950年进中国人民银行工作,1953年调入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工作,后随父亲调入化工厂在办公室工作;1958年因给单位领导提意见受到了打击报复,党籍

问题悬而未决,调入树脂厂从事化验工作。

从此,母亲心情郁闷,但她坚信自己是冤枉的,用自己的积极表现来争取组织的信任,1965年被评为上海市五好职工。1980年,母亲朝思暮想的党籍问题终于得以恢复,从此,她犹如大病初愈,重获新生。

1981年,我复员回到上海,母亲得知我入党后,欣喜不已。她退休后,积极参加居委会党组织活动,以志愿者的身份做了许多琐事杂事。我结婚后回家探望父母,她经常取出照相册、毛巾和笔记本之类的东西给我,说是被居委会评为先进党员奖励的,看得出母亲很自豪。

2019年,母亲听说从小带大的孙子也入了党,满脸的皱纹开成了花,欣喜地说:“看着他长大,也入党了,有出息。让他好好工作,不要怕吃苦,要与大家处好关系。”

母亲住进养老院后,党费都委托姐姐替她交,户口迁到哥哥住处后,又不断提醒哥及时交党费。母亲还向我要党徽,我没当一回事,每次去探望,她反复问我党徽带来了吗?我不在乎地说:“你现在主要是养好身体,已经80多岁了,戴不戴党徽无所谓。”在母亲的多次催促下,我终于将党徽给母亲送去。母亲深情地凝视着党徽,像失而复得的宝贝。

1月21日下午2时,母亲去世,经组织批准,告别仪式上,我们为母亲覆盖上党旗……

三角包

汤炳生

客不是拿到包着的食品漏出来了,就是结扣松开撒了满地。不得已他只能将食品放在纸上,两手捧起交给乘客,并一再打招呼:不会包,麻烦你了。乘客皱皱眉头。本来么,只要打开三角包,一手持包,一手拿食品往嘴里送多方便,现在要将食品平托在手上,稍有倾斜食品就撒落到地上,故有的乘客就不买了。陈家伯伯见不会包包而黄了生意,心疼得不得了,收摊后便四处找人求教,一时学不会就请人喝酒,说自己是80岁学吹打,恳请你耐心教教我。来人一边手把手地教,一边说我在南货店里学包三角包,吃了三年的萝卜干饭,你想三天五天就学会,哪有那么容易的。来人临走前将最后包好的三角包往窗外的天井(前院)里一掷,三角包碎了,瓜子散一地,而那个扭折成的结(关键点)就是不散。来人笑笑,说这就是吃饭的本事,撒了的瓜子就算你付出的学费吧。

三年困难时期,食品匮乏,很少见到三角包。

那时我父亲在菜场值夜班。我一人在家睡觉害怕,故在菜场和父亲同睡。菜场隔壁是一个茶馆书场,夜夜客满座无虚

席。而场子里总有一个四五十岁的女人,臂挎元宝篮,篮里堆着包得像狗咬似的三角包,包内包着自家炒制的硬蚕豆,每包一角20粒,她在场子里还没兜上一圈就卖完了。你想想,一壶书茶只有一角三分,让你享受两小时的耳福,这一包20粒的蚕豆没人嫌贵,更不计较三角包的卖相难看又不好拿。

后来我转岗到农村的下伸店当了营业员,因是半路出家,得从头开始学生意,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那个三角包。我见老店员阿牛包得蛮好,便向他请教教学,他说他原是挑换担的,进单位后学包三角包也没有师傅教,看人家怎么包,再请教请教。

后来,食品慢慢地多了,用到三角包的是少量的食糖、桃片、敲扁橄榄、五香豆等,其中白砂糖最难包,因其颗粒小,干而散,如果包三角包的功夫不硬刮,白砂糖就会从折边的缝隙中漏出来。

逢年过节,婚寿喜庆等礼尚往来送出去的食品是用坑片(粗糙的草纸)包扎的方包或长方形的马头包,三角包绝没有登堂入室的份,就是作为伴手礼也上不了台面。它包裹的就是寻常百姓的闲趣、消遣、苦中作乐,对包裹它的人而言,这就是饭碗。把三角包比作元宝那是商家对顾客的祝福。其实三角包包裹的内容还反映着时代的变迁。如今三角包早已销声匿迹,可它留在我心中的记忆却还是那么温馨。

年画记忆

江辉生

旧历的新年一天天临近,有些集市上已依稀可见售卖灯笼、烟花和春联之类的年货,浓浓的年味从摊位上春联的墨香中悄然飘来,而每每闻到春联的墨香,几时在农村老家贴年画的美好记忆总会在脑海瞬间浮现。

过去,我们老家的房屋都是传统的砖木结构,除了外墙是用砖块砌成,屋内全都是木质的梁柱和木板墙,梁柱是房屋的主干支撑,而用榫卯方式拼接起来的板面,则主要当作房间的隔墙。家中的板墙空在那里不贴点东西,显得太单调,甚至有些简陋,如果在板墙上贴上年画,立马就让整个房间变得有了生机和活力。尤其是过年时,贴年画和贴春联一样,都能给家里增添喜庆的氛围。

过年就得有过年的仪式感,就像年前每家每户都会选个好日子给家里“除尘”一样,贴年画既是为了烘托过年的气氛,同时也是给家里来个“精装修”,而且每年辞旧迎新之时都要变换花样,不断进行翻新,意味着新年新气象。所以说在那个年代,年画也就成了当时农户家居很好的装饰和点缀,很容易起到恰到好处、蓬荜生辉的效果。

准备年画的过程和准备春联一样,很是复杂,既要考虑家人的喜好,还要突显家庭的品位,不能让人瞧了觉得太俗气,不上档次,所以说买年画可是个考验人的技术活,并不简单。就拿我家来说,母亲没念过多少书,对年画的要求很简单,只要画面好看就行,她最喜欢买的年画是领袖画像,贴在正墙上很是端庄大气。偶尔她也会买些诸如《招财进宝》《鸡鸣富贵》《五子登科》等象征着吉祥如意的传统年画,贴在墙上期待拥有美好的愿景。而我爸则不同,他是个肚子里有点“墨水”的人,他去买年画则会考虑到内容的可读性,并且会结合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去精挑细选,比如《封神榜》《孙膑与庞涓》《三侠五义》等,如此一来,人家在欣赏我们家的年画时,他还能津津乐道地给人家讲解一番。他买的那些年画的确很有吸引力,只要有人来我家,基本

人生七十

黄阿忠

不要担忧老之将至
岁月悠悠
依然发出光芒

老就去让她老
时光前就
一直往前走

谚语七十古来稀
物稀为贵
黄昏霞满天

不要因为老之将至
留恋青春
望远方红梅绽放



一剪梅

盛利者 摄

華亭風

吴建平 书

上都会驻足在年画前瞧上好一阵子,然后意犹未尽地离开。

后来,我两个哥哥长大了,他们陆续养成了年轻人追星、追赶潮流的习惯,快要过年时,他们只要去了街上,准会跑到年货摊上买上几张明星年画,比如斯琴高娃、龚雪、刘晓庆、迟志强和李连杰等人的明星照。这些年画照父母不让贴在堂屋,两个哥哥就偷偷地贴在自己小房间的床上,悄悄地欣赏。现在想想,那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电影明星,可谓百花齐放、万紫千红,而那些明星年画不仅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也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青春回忆。

等到我和妹妹年纪稍大些时,我们俩开始悄悄地一毛一毛地积攒零花钱,到了腊月里的某个周末,我们便会步行近10里的路程,跑到街上去选购年画。那时集市上卖年画的特别多,有摆在小店门口木板上的,也有路边上用铁丝或绳子挂起来的,满大街都是五彩缤纷的年画,行走在琳琅满目的年画中,就像是参观一场“艺术盛宴”。现在想想,那种街市景象才叫真正的年味啊。虽然那时候我们年纪还小,买东西不懂得讨价还价的技巧,但买年画我们却知道要货比三家,不停地来回挑选,直到符合自己的喜好为止。记得当时给我印象

最深的年画有《归心似箭》《高山下的花环》《第二次握手》《路漫漫》《陈奂生上城》《城南旧事》《笑比哭好》等等,这些年画都是图文并茂的连环画,一套年画看下来便对整部电影有了大概的了解。那时有邻居来我家串门,或有小伙伴来找我玩耍时,总会站在我们家的年画前,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驻足观看,并不时煞有介事地评头论足。

大年三十那天,按照我们老家的习惯,上午家家户户忙着贴春联、贴年画和挂灯笼,吃过中午的团圆饭后,下午才可以去邻居家串门。而自从上初中后我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年的大年三十那天,刚吃完午饭我就会急不可耐地跑去邻居家欣赏人家的年画,往往是看完一家紧接着又去另一家,越看越有滋味。年画虽薄,却能在方寸之间,将丰富的民间故事生动地展现给我们。说实话,我小时候的很多课外知识都是从这些看似简单的年画中获取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年画无形中培养了我爱好文学艺术最初的兴趣和快乐。

年画是传统,更是记忆。经过岁月的洗涤,很多往事都渐渐消失在风中,但有些往昔却早已镌刻在生命里,正如每一次忆起过往的年画,我都会顿觉心动不已,并且记忆也一次次比一次更加清晰。

冷暖自如

高明昌

零下8摄氏度的那天,相约去草堰朋友老宅看看,怀旧一下。老宅是五开间的老屋,因为年代久远,成了村里唯一的老屋,不住人,但保存得很好。我去了,看见的是老灶和老床、铜勺和广勺,还有水缸,地皮是水泥的。它们闪着暗光,透现出一排排的寒气。走进老屋,像是跌入了冰库,浑身冷。朋友却忙着,翻箱倒柜,走进奔出,最后翻出了几块老姜、小半袋红糖。他先在砧板上将老姜捣碎,开始洗饺子,上灶,生火,添柴,烧水,刻把钟时间,饺子沿口烟气缭绕。朋友将姜茶盛在大碗里,小心地捧给了我。我捧着碗,嘴唇贴着碗口刺溜溜地喝着,喝了几分钟,额头就有些许汗开始渗出。真想说,那些姜水,真像冬日里的红太阳,喝得我们周身暖洋洋,脚趾那边开始有知觉了。

同学的父亲赶来烧饭,说素菜是现成的,去菜园挑点即可;荤菜是鱼,要去河里摸的。老人家不等我们明白什么事,就走进里屋,找出来一件乌黑的皮衣,用了5分钟时间穿上,只露出一个头,像个潜水员。他问我,你愿意一道去看看?我们去了,到了河边,河边的茭白枯萎了,干枝叶都沉到水底了。老人顺着水桥下去,慢慢地扑向河岸,双手伸出,几秒钟缩回,不断地反复着。老人说,越是冷越是好摸鱼。

问为什么?老人说,天冷了,鱼也觉得冷了,鱼冷了就喜欢躲在河边口的草堆里,这里暖。冬天的鱼确实不喜欢游动,老人家摸上来的鲫鱼,大的小的,要么青黑,要么煞白,扔到我们脚下的时候,几乎不跳跃,倒是眼珠子瞪得滚圆,像是在询问我们:这是怎么回事?

老人的声音有些哆嗦,问老人冷不冷,老人说,站着不动更冷。

我们回到了老屋,老人家叮嘱我们烧中饭,自己就开始杀鱼洗鱼,一分钟也不停顿。朋友拿了杭州蓝去挑蔬菜了;我开始淘米、上灶、起火。三个人各忙各的活,整整两个多小时,屋里都是烟火气,都是烟火味。等到推杯换盏,大家都说饭暖、菜暖、人暖。老人自说自话,说老古话总是对的,人,只有冻死,不会做死的,越是冷,越是怕冷,人越是冷。有事做了,人就暖了。老人说话分寸感把握极好,我自始至终没有听见他说一个“热”字。我也感觉,吃饭盛饭,灶上灶下,跑东跑西,脚趾试着动动,都觉得玩转自如。这样想,我就感觉老天爷又在教育我,人确实懒不得,越懒越冷。看看外面,大路上,走南往北的人不少,大家心里明白,走在路上,人反而不会缩头缩颈。

吃过饭以后,老人向我们提议,多带点蔬菜回南桥。老人拿出了两把菜刀,两只蛇皮袋,还有几根绳索,往我们面前轻轻一掷,轻轻说,自己挑去,都挑点,挑好的。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是事实;自己动手自己不冷,也是事实。

装糕迎春节

朱 岭

记得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里每到腊月,就开始作过年的准备了。

当时过年的重头戏之一,就数装糕。捣年糕、炊松糕、蒸发糕,“糕”与“高”同音,年糕,年高,既象征着生活水平蒸蒸日上,又预示着生活质量年年提高。

上世纪60年代碾米机还属稀有物品,所以那时我们家装糕做糯米圆子等所用的糕粉,都得靠自己用石臼加上木杵舂出来的。这是最古老粮食加工的方法。

所谓石臼,那是用整块石头,将其中间凿空,形成一个凹陷深潭,这样就可以在石臼里舂米了。当然,舂米还要配有一根木杵捣槌棒,上面也是一块圆石头,石头中间是镂空圆形的,然后将一根木杵穿插在石头里,固定住,这样才能舂米,这是石臼与木杵的珠联璧合。

上世纪70年代初,流行起碾米机。犹记得有一回年关将至,母亲要我去轧糯米和粳米粉,比例大致是六比四,四分糯米,六分粳米,用来做装糕、圆子和其他糕点。于是淘好米后,用一个晚上将水沥干,再装入米袋里,绑在自行车上后,便轧米粉去了。记得当时在九亭“小渡船”靠火车站道那里有一间轧米坊。平时轧粉的机器是用来碾谷的,冬天农闲,闲着也是闲着,顺便为生产队赚点“外快”。一到那里,只听见机器隆隆、电泵轰轰,轧米师傅正在轧米机上慢慢地、均匀地往漏斗里倒米。倒进去的晶莹大米,出来的是白白粉末。但见许多人早已等候在此,三五一堆,四五一群。地上一袋袋大米,大大小小的溜烟排开。我便将驮在自行车上的糯米搬下来尾随其后,加入了排队行列。谁知,轧米者多而轧米机少。通常总要10分、20分钟才能轧完一袋米;而要是遇到某个一下子轧了几百斤的大户,那起

码要花去半小时以上的时间。因此,排队的进展完全可以用蜗牛般的“蠕动”来形容。等到日薄西山,排队处有熟人的则叫熟人代为看管米袋子,自己则先回家吃饭,然后回来与熟人更换。但要是找不到熟人的话,那只能如红军长征途中自备干粮来充饥一样,够艰苦的。然而,这里更为勤劳的,是整天与粉尘打交道、弄得蓬头垢面的轧米师傅。你看他,一张吸满粉尘的口罩似乎加厚了一层,罩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巴巴眨眨的一双眼睛;他那眼睫毛上、眉毛处、头发处、耳际旁包括整个衣服上,都堆满了白白的粉末;难得他拿下口罩擤鼻涕,鼻子里挤出来的好像是揉和好了的白面团。

如果说舂米、碾米还是装糕序幕的话,那么,接下来热火朝天的装糕,才进入了真正的高潮。那是一幅热气腾腾、红红火火的场面:炉膛里哔哔啾啾响着旺火,蒸屉上丝丝缕缕冒着热气,一家人忙忙碌碌围着装糕;揉面的揉面,筛粉的筛粉,装糕的装糕,点印的点印,烧火的烧火,各司其职。记得,当时还属中学生的我,任务就是在蒸熟了的一块块糕上点上一个个花朵红印,仿佛戏台上女子眉心的红点,显得生动喜庆。其时,黄色的灯光,白色的面粉,红色的炉火,黑色的灶台,将一屋子渲染得光彩夺目、五彩斑斓。没多久,糕就蒸熟了。当一层一层蒸糕挪开时,一股蒸腾的热气热力四射,把厨房的玻璃窗都蒸上一层雾气,使整个房间氤氲在温暖如春的氛围中。最后,看着满席子上摆放着一块块方方正正、白白软软的方糕时,真馋死人。一次装糕的过程,通常要到黄昏,有时甚至要到翌晨,忙碌到人困马乏的地步,真是一道充满喜庆又活色生香的年前风景。

冬夜听雪(外二章)

方 华

踱手踱脚,像母亲轻轻走到床头,深情凝视摇篮中熟睡的我。

今夜,我的梦被你抚摸,像一场纯洁的思念,粹掉岁月的繁复与喧嚣。

有一片落在心头,被温暖的日子融化,渲染开来。那一滴湿润与微寒,叫千古的乡愁。

时光的白马今夜无形,风吹起的鬃毛在天空飞扬。

四蹄如烟,落雪无痕,马背上的身影,未改童颜。

在梦中抵达生命里的故乡,那些履迹和刻痕都被安谧的夜色掩埋。

风雪中的故土呵,别来无恙。

今夜且借这一场漫天飞舞,偎依在母亲那座小小的坟前。

雪中抒情

雪落无诗,就像有雪无梅。所以你必须要打抒情。

可以写写童年的雪人,虽然已经融化

多年,但还留有一滴泪痕可寻。

也可以写写雪中的一物,虽然忘了那心跳的感觉,但还尚存一丝寒冷中的温馨。

也可以写一写那一场诀别,雪花一样的义无反顾,那苍茫里的背影依然铭刻在心。

还可以写一写围炉夜话,如雪的诗束上,能有几人记得那些浪漫而纯真的语言。

不能不写的是风雪中那一座小小的坟莹,是否还记挂你的冷暖,就像你此刻揪心的伤怀。

雪落有诗,雪落有梅。谁与你踏雪寻梅?谁听你抒情?

大雪无痕

大雪就是一场大梦。

万籁静寂中的惊心动魄,无人知悉。

所有的情节都为一个人构思,所有的氛围都为一份情感营造。

都将消失,终将消逝。但我依然用一种纯洁的语言去描述。

这梦一般的雪雪一般的梦啊,我无法拒绝,更无法拿走。

这深入骨里的白与寒,终生相伴。

这一场大雪,不是你所看到的。因为,我已踏雪而过了,无踪痕。